

我，

来

广

卢静 康辉

叶蓉 鲁健

史小诺 郎永淳

王凯 瑶淼

邵圣懿 尼格买提

潘奕霖 著

作家出版社

白 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来自广院 / 潘奕霖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7
ISBN 978-7-5212-1019-4

I. ①我… II. ①潘… III. ①中国传媒大学-校友-访问记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08861号

我，来自广院

作 者：潘奕霖

责任编辑：宋辰辰 杨兵兵

装帧设计：意匠文化·丁奔亮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067186（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30

字 数：272千

印 张：21.5

版 次：202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1019-4

定 价：6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

广院人

奕霖把他的访谈录书稿发给我，希望我能给他的新书说几句话，我欣然应允，一方面是出于亦师亦友的我们多年的友谊，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共同经历的校园时光、青春记忆的一种纪念与回望。

这本书的访谈对象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广院人。

说起广院，就是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这个我曾经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二十八年半的地方，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作为1989级播音专业学生的潘奕霖，如今早已是驰名影视圈的知名节目主持人了，他主持的电影频道的《流金岁月》等已然成为记录电影发展历程的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栏目。

奕霖在主持记录了多期电影人物节目之后，以他最娴熟的访谈，将目光锁定他所钟爱的母校，锁定令他亲近却很少认真交流的昔日学长、同窗、师弟师妹们身上，以“广院人”为号召，把他们编织在一起，这就是各位看到的这本新书，相信透过这些访谈，大家都可以从中找到各自曾经拥有的美好的青春倩影！

这部访谈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真实。

受访对象大都是家喻户晓的荧屏名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没有简单回溯受访者不平凡的成长经历，没有俗套地描摹受访者不简单的成就业绩，而是

把视角调低，以平常心、平常人的状态，把受访者最平凡、最普通的一面呈现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他们星光熠熠后面跟大家一样的生活状态与心路历程。甚至不回避他们光彩背后的挫败、忧伤、徘徊、曲折……如王凯高考失利、康辉出访在外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郎永淳从《新闻联播》主播转身“找钢网”的新挑战……原来这些名人也不是一起步就在高光之中啊！这让我们看到了最令我们感同身受的一面，真实带来了此书的力量！

这部访谈录给我们揭秘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也是此书独家的价值所在。

因为采访者的特殊身份，使得受访者不必“装饰”，而是可以把不为“外人”所道的故事和盘托出！读过此书，您将了解卢静七年央视八年瑞典生活收获了怎样的人生精华；康辉到底是怎样从一个普通中学生考入广院，在广院及春晚舞台上怎样克服“拧巴”状态；郎永淳怎样成为《新闻30分》第一位戴眼镜出镜的主播；王凯在学校最受刺激的话是什么；史小诺如何从懵懂少女变成知性主持……揭秘成长故事事实乃此书亮点！

这部访谈录一如奕霖以往的访谈，借访谈体味人生，以对话彰显励志。书中呈现的很多细节，如卢静说自己是应届生考取广院，一路一直是“小妹妹”心态，并没有那种历经风浪的自信；如康辉总是躲在一边静静地读书，因为在帅哥美女如云的播音群中，自己的形象甚至被同行议论为“稍微差点”；史小诺曾经“胖”着在“广院之春”跳舞；郎永淳从中医转做播音；王凯从职中经历高考失败后奋发再起……他们无疑都是当代播音主持领域的佼佼者，但成功也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随随便便就会来的！他们的奋发执着的故事相信一定会成为鼓舞大家前行的动力！

奕霖作此访谈，多少基于自己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正因此，此书写法就显得格外率性、自然，没有喋喋不休的大背景、大道理，有的是来自亲友之间的娓

娓娓道来，感谢奕霖花了那么多时间组织这样的访谈，也希望这些访谈给大家带去共同的时代性记忆，分享受访者多姿多彩的成长故事！

胡智锋

（胡智锋，1965年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二十八年，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是中国传媒学术领域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创始人之一，中国电视美学研究主要奠基人，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创建人。）

序二

有情不倦，珍惜春光

2020年的夏天，定福庄东街1号，草木葱茏、浓荫蔽日。这里是中国传媒大学，曾经的广院，我和潘奕霖及他的采访嘉宾们共同的母校。因为“新冠”疫情，没有学生的校园静得只有鸟鸣，教学楼前的草坪因为无人踩踏，长得开心。

1989年，我和潘奕霖一同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寒来暑往，在这里已经留守三十余年。奕霖发来书稿邀我作序，我捧着电脑在树荫下一边见字如面，一边细致地打量这座绿莹莹的校园。

90年代的广院，周围荒荒的，里面小小的，可即使是素简灰楼也爬满青藤，还有顾盼有神的喜鹊们出没于核桃林与白杨树间。2004年，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之后一路璀璨，飞扬穿越。在“4K、5G加AI”的今天，中国传媒大学已成为信息媒介传播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高等学府，所不变的，是永远荡漾的青春，是迷之自信的广院气质。

广院气质可能来自爱与神采的加持。校歌的第一句“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曾让许多人不解地问：“校园里大路两旁，难道不是该有两排年轻的白杨吗？”嗯哼，这就是广院人的腔调，不一定靠谱，但就是着调。我们溺爱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以痴迷之心对待艺术感受、新闻敏锐，无论天南海北，只要提起“广院之春”、广院肉饼与月光杯足球赛，就像交换了接头暗号，心领神会，互有默契。

潘奕霖是电影频道的资深主持人和制作人。我们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相识，

共赴广院舞会，共度校园生活，共享青春记忆。毕业后他深耕于央视电影频道，从《流金岁月》到《佳片有约》，奕霖是中国采访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最多的节目主持人，即将完成他导演的纪录电影《演员》。奕霖也是有温暖魔力的人，在这本书里，他采访了十位主持人，都是广院校友，都是他的同行，在奕霖面前，他们从从容容对上密码，自自然然洞开心扉，宝藏故事源源而出。

感谢奕霖信任，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虽然我与书中的每一位人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交集，可阅读访谈仍让我一再刷新对他们的了解，因而如沐甘霖，如吃冰激凌。

奕霖是有情之人，当他说出“心中有爱的人会互相吸引”这句鸡汤话时，不会让人觉得不过如此，而是让人觉得理应如此。他和校友们的对谈随心所欲，妙趣横生，自由自在，惊喜连连。

岁月悠长，白杨疯长，有情不倦，珍惜春光。

是为序。

翁佳

（翁佳，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传播学博士，从教二十五年。与本书作者潘奕霖及受访者康辉、叶蓉为大学同班同学。）

这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八九级同学三十年聚会的一张
大合影，我们在学校主楼前，按照入校时的位置站好，
甚至想还原当时的表情……
第一排右二为翁佳。





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

石真
2020.6

是同行之间的交流、是校友之间的沟通，我与十位主持人的对话是《我，来自广院》这本书的主体。再加上胡智锋、翁佳两位教授的序言，这是一个广院人的聚会。那么谁来写我呢，重任落在了我的多年老友章璐身上，她说我是她认识的第一位广院人，而今年与她虽是新结识却在各方面有强烈共鸣的一位朋友恰恰又是广院人，很巧。她笔下的我到底是怎样的呢？我充满好奇与期待。对了，这是在序言与正文之间的一篇洋洋洒洒的美文，我们姑且把它标为本书的“零号文章”。

0

时间：2020年3月17日
潘奕霖和他采访的主持人同行

潘奕霖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个广院人。那是1995年的初秋，广院还没改名，还叫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直到现在，我们还喜欢用广院人称呼潘奕霖和他的校友们。潘奕霖在这本书里采访的主播们，也都来自广院。

我和潘奕霖相识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那年央视同时新开几个频道，经过几轮考试后，我们一同考进了新成立的电影频道。他是主持人，我是撰稿人。

认识潘奕霖之前，我对毕业于广院，特别是来自广院播音系的主播主持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预设。他们有着不错的形象，声音都很好听，还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可以把别人写好的文字精准地传达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或收音机旁的听众。作为撰稿人，我的工作应该就是把他要说的话一字一句写好，他再一字一句地背下来。

不过我们在开始阶段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电影频道在开播前要准备出足够的片源，我们这些新招进来的人都以看片为主，每天连看几部电影，按照频道的要求写看片意见。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积累下最多的影片，我们不得不两班倒，上早班的早上六点半开始看片，上晚班的要工作到晚上十点左右。潘奕霖在早班那一组，我上晚班，跟他对接时，我曾随手翻看过他之前做的记录。他的字迹很工整，每页纸上也没留空白，应该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还有很好的观点，有高度有深度，文笔也不错，我没想到做主持人的有这样的文字水平和思想，他好像并不需要撰稿人帮忙，可以自己为自己写稿。

除了审看片子写影片介绍，作为主持人，潘奕霖很快又接手其他的一些工作，出去采访一些电影人，采集片花、做节目导视、为宣传片配音……那是电影频道最艰苦的筹备阶段，超负荷的工作累垮了一些人，也吓跑了一些人，留下的免不了抱怨，大家凑一起时就发发牢骚。潘奕霖对身兼诸事一直没什么怨言，

好像乐在其中，我这种一心不可二用的人就有些羡慕他，同时做着几件事，还能把每件事都做好。后来我才发现，做主持人的得有三头六臂，还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1995年11月30日，电影频道试播成功，潘奕霖那富有激情和魅力的声音，随着一个崭新的媒体传遍了大江南北。

广大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时间并不长，潘奕霖很快作为《流金岁月》的主持人出现在荧屏上。《流金岁月》是电影频道推出的第一个电视栏目，频道的领导发动大家为这个栏目起名字，最终选用的恰好是潘奕霖起的名字——《流金岁月》，这也算是潘奕霖跟《流金岁月》的缘分吧。

《流金岁月》最先确定的不是它的名字，而是它的主持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潘奕霖是这个节目无可替代的主持人，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主持过电视节目。众望所归之下，他成为电影频道推出的第一个节目主持人。

1996年4月，《流金岁月》跟广大观众正式见面。这个栏目融电影剧场和评论访谈为一体，在每周一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一部经典老电影，影片播出后请这部影片的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回忆当年拍摄时的幕后故





事，也有专家学者和观众的评价。初上荧屏的潘奕霖还略显青涩，有时候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搁。《流金岁月》第一期的编导却在办公室里预言，潘奕霖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因为他非常敬业，不厌其烦地拍好每一组镜头，拍摄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而且很虚心地接受编导和同行的指点，任何一个对节目有帮助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非常好的天资和悟性，是一个做主持人的好料。

初次主持节目的青涩期果然倏忽而过，潘奕霖很快找到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感觉，并且渐入佳境，我们这些同事也渐渐看到了他的闪光点。他从不局限于背台词，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驾驭访谈。编导们都喜欢跟他合作，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基本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而且问得很到位，不会说出让被采访者尴尬的外行话。他在节目中还常有奇思妙想，给他的合作者们意外的惊喜。遇到采访外国影人时，他还可以直接用英语交流。有次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见面会，翻译不知跑哪儿去了，撂下几个外国影人和一帮外语一般的中国记者，一时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冷场，刚到现场

的潘奕霖自告奋勇客串起翻译，场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潘奕霖的表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对主持人的定位有失偏颇，我们对广院出来的人有了新的印象。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主持人，潘奕霖成为《流金岁月》的编导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在做专职主持人的时候，就已经是半个编导了。有段时间《流金岁月》缺合适的编导，这个栏目当时的负责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潘奕霖，没想到他编导的第一期节目就赢得了一片喝彩。

潘奕霖做编导延续了他一贯的敬业精神。为了采访到更多的老影人，尽可能地满足广大观众的愿望，他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全国各地，让很多多年没有音讯的老影人又鲜活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这让关心他们怀念他们的广大观众兴奋不已。有些老影人并不乐于接受采访，这时候潘奕霖总是想尽办法说服他们。譬如我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刘琼老师无意在电视节目中露面，后来潘奕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他。见面之后，潘奕霖对中国电影的了解令刘琼老师感到很愉快，两人聊得颇投缘。刘琼老师不仅破例接受了采访，还谈了不少，广大观众也就有幸见到了昔日“电影皇帝”的今日风采。

做编导不仅要做好前期的采访工作，还要做好后期的编剪工作。很少有主持人愿意坐在编辑机房一帧一秒地编剪片子，能拥有人前的风光，好像也就没有必要去接受人后的寂寞和繁琐。潘奕霖也可以找个理由把后期的杂事交给别人，但他一直是亲自动手，他认为前期和后期的工作是不能分割的，他要在一堆素材中精选出最感人的镜头。他跟那些老影人面对面地聊过，他知道他们在哪里动了真情，他是第一个被他们感动的人。我们有时走过编辑机房，还可以看到坐在对编机前的潘奕霖红了眼睛。这时候我们嘴巴上会“取笑”一下他，心里明白，感动了自己的作品才更有可能感动观众。

潘奕霖每完成一期节目，都会兴奋地向同事们宣布：“又一期精品诞生

了！”其实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诞生一部精品谈何容易，难能可贵的是潘奕霖能认真对待并且始终热爱他做的每一期节目，尽可能让每一期节目都离精品更近一些。电视台常要加班加点，他觉得这很正常，有时会在对编机前坐上一整夜。1997年，他做了矫正近视的激光手术，医生再三嘱咐他在一段时间里不要看电视屏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那段时间《流金岁月》组正在赶制上海电影节特别节目，大量的后期工作需要人盯着，他就戴着墨镜坚持工作。虽然眼睛受到刺激后疼痛不已，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淌，但他一直坚守在对编机房，直到节目圆满完成。

潘奕霖跟《流金岁月》特别有缘分，继主持人和编导之后，他又成了《流金岁月》的制片人。制片人、编导和主持人应该算是电视台里最重要的三种角色了，他在《流金岁月》里同时扮演着这三个角色。与大多数电视制片人相比，出身于主持人和编导的潘奕霖别具风格。他身上少了一些章法，多了些感性的东西。他可能不是一个理财的好手，分配经费和报账多少让他有些头疼，但他触摸到了一个节目的灵魂，让一个节目有了情感。这个栏目开播之前，大家就觉得他的形象气质颇符合《流金岁月》的整体风格，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他娓娓道来，观众满足的并不是猎奇心理，而是浓郁的怀旧情绪和沉甸甸的历史感。当他成为这个栏目的制片人后，这个理念就更加丰厚地展现了出来。经过了几年的积累和实践，他已经可以驾轻就熟地驾驭电视语言，这令他在把握全局和细节时更加游刃有余。

作为一个介绍老电影的“老”栏目，《流金岁月》一直散发着新鲜的活力，这棵参天大树并不缺少年轻的朝气，常有新芽吐穗，才会这么枝繁叶茂。这也跟潘奕霖的努力分不开，平时跟同行或朋友聊天，他常会把话题扯到《流金岁月》上，他也很关心其他电视台的变化，也会借鉴国外电视节目的长处，他总在动脑筋想办法，让《流金岁月》更好看一些。《流金岁月》有过很多次改版，